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說郛卷四十三上

詳校官檢討臣羅國俊

員外郎臣牛稔文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主事臣陳墉

謄録監生臣楊愈柳

說郛卷四十三上

元　陶宗儀　撰

東觀奏記卷上　裴庭裕

孝明鄭太后潤州人也本姓朱氏李錡據浙西反相者言於錡曰朱氏有奇相當生天子錡取致於家錡誅死后入掖庭為郭太后侍兒憲宗皇帝愛而幸之生宣宗皇帝為毋天下十四年懿宗即位尊為太皇太后又七年崩以郭太后配享岀祭別廟

上性至孝奉鄭太后供養不居别宫只於大明宫朝夕侍奉䙏舅鄭光即位之初連任平盧河中兩鎮節度使大中七年自河中來朝上因與光商較政理光素不曉文字對上語時有質俚即命宰臣别選河中節度使留光奉朝謁后或以光生計為憂即厚賜金帛不復更委方面

憲宗皇后晏駕之夕上雖幼頗記其事追恨先陵商臣之酷即位後誅鋤惡黨無漏網者時郭太后無恙以上

英察孝果且懷慚懼時居興慶宮一日與二侍兒同升勤政樓倚衡而望便欲殞於樓下欲成上過左右急持之即聞於上上大怒其夕后暴崩上志也

懿安郭太后既崩喪服許如故事禮院檢討官王皡抗疏請后合葬景陵配享憲宗廟室疏既入上大怒宰臣白敏中召皡詰其事皡曰郭太后是憲宗春宮時元妃汾陽王孫逮事順宗為新婦憲宗厭代之夜事出暗昧母天下五朝不可以暗昧之事黜合食之禮敏中怒甚皡聲益厲宰

臣將會食周墀駐敏中廳門以俟同食敏中傳語墀正為一書生惱亂但乞先之墀就中廳問其事皡益不撓墀以手加額於皡賞其孤直翌日皡貶潤州句容令墀亦免相大中十三年秋八月上崩宰臣令狐綯為山陵禮儀使奏皡為判官又皡拜章論懿安合配享憲宗始升祔焉

上延英聽政問宰臣白敏中曰憲宗遷座景陵龍輴行次忽値風雨六宮百官盡避去惟有一山陵使駒而長

攀靈駕不動其人姓氏為誰為我言之敏中奏景陵山陵使令狐楚上曰有兒否敏中奏長子緒見任隨州刺史上曰可任宰相否敏中曰緒小患風痺不任大用次子綯見任湖州刺史有台輔之器上曰追來翌日授考功郎中知制誥到闕名充翰林學士間歲遂立為相時人感歎敏中亮直無隱不掩人於上

上因讀元和實錄見故江西觀察使韋丹政事卓異問宰臣孰為丹後宰臣周墀奏臣近任江西觀察使見丹

行事餘風遺愛至今在人其子宙見任河陽觀察判官
上曰速與好官持憲者聞之奏為侍御史
加贈故楚州刺史尚書工部侍郎李德修禮部尚書德
修憲宗朝宰相吉甫長子也吉甫薨太常謚曰簡度支
郎中張仲芳以憲宗好用兵吉甫居輔弼之任不得謂
之簡仲芳貶開州司馬寶歷中仲芳徵諫議大夫德修
不欲同立朝連牧舒湖楚三州時吉甫少子德裕任荊
南節度使檢校司徒平章事上即位普恩德裕當追贈

祖父乞廻贈其凡故有是命

白敏中守司徒兼門下侍郎充邠寧行營都統討山南平夏党項發日以禁軍三百人從敏中上論請依裴度討淮西故事開幕擇廷臣不阻大吏上允乃以右諫議大夫孫商為左庶子行軍司馬駕部郎中知制誥蔣（名與庭裕私諱同）為右庶子節度副使駕部員外李荀為節度判官戶部員外李玄為都統掌記將軍冉昈陳君從為都虞候

上親妹安平公主下嫁駙馬都尉劉異上命宰臣與一方面中書擬平盧節度使上謂曰朕只有一妹時欲相見平盧隔越淄青去京夐遠卿别思之宰臣乃奏邠寧節制近於平盧仍許安平公主歲時乘傳入京

劉異將赴鎮安平入辭以異姬人從安平左右皆宫人上盡記之忽見别姫問安平曰此誰也安平曰劉郎聲音人俗呼如此上悦安平不妒喜形於色顧左右曰便令作主人不令與宫娃同處上之甄别防閑纖微不遺如此

萬壽公主上愛女鍾愛獨異將下嫁命擇郎壻鄭顥相門子首科及第聲名籍甚婚盧氏宰臣白敏中奏選上顥銜之上未嘗言大中五年敏中免相為邠寧都統行有日奏上曰頃者陛下愛女下嫁貴臣郎壻鄭顥赴婚楚州會有日行次鄭州臣堂帖追廻上副聖念顥不樂國婚銜臣入骨臣且在中書顥無如臣何一去玉階必媒孽臣短死無種矣上曰朕知此事久卿何言之晚耶因命左右便殿中取一檉木小函子來扃鐍甚固謂敏

中曰此盡鄭郎說卿文字便以賜卿若聽顥言不任卿如此矣敏中歸啟益感上聰察宏恕常置函子於佛前焚香感謝大中十二年敏中任荆南節度使假日與前進士陳鍇銷憂閣靜話感上恩泣語此事盡以示鍇

杜琮通貴日久門下有術士李失其名琮待之厚琮任西川節度使馬植罷黔中赴闕至中道便過西川術士一見謂琮曰受相公恩久思有効答今有所報矣黔中馬中丞非常人也相公當厚遇之琮未之信術士一日密

於琮曰相公將有禍非馬中丞不能救琮始驚信發日厚幣贈之仍令吏為植於都下買宅死生之計無闕馬植至闕方感琮不知其旨尋除光禄卿報狀至蜀琮謂術士曰貴人至闕作光禄卿矣術士曰姑待之稍進大理卿又遷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使琮始驚憂俄而作相懿安皇太后崩後琮懿安子壻也忽一日内牓子檢責宰相元載故事植諭旨翌日延英上前萬端營救植素辨博能回上意事遂中寢

武宗朝任宰臣李德裕雖丞相子文學過人性孤峭嫉朋黨如仇讐擠牛僧孺李宗閔崔洪於嶺南楊嗣復貞穆李公玨庭裕親外叔祖以會昌初册立事亦七年嶺外上即位之後嶺表五相同日遷北以吏部尚書李玨為檢校尚書左僕射充淮南節度使玨字待價趙郡贊皇人早孤居淮陰事母以孝聞弱冠從之舉明經李絳為華州刺史一見謂人曰日角珠庭非常人也當掇進士科明經碌碌非子發跡之路一舉不第應進士許孟容為宗

伯擢居上第釋褐署烏重胤三城推官調進書判高等授渭南尉遷左拾遺左遷下邽令丁母憂廬居三年不入室免喪諸侯羔鴈四府齊至門皆不就牛僧孺為武昌節度使奏章先達銀臺授殿中侍御史内供奉武昌掌書記徵歸御史府韋處厚秉政一見笑曰清廟器豈擊搏者乎擢拜禮部員外改吏部員外李宗閔為相以品流程式為已任擢掌書命改司勛員外庫部郎中文宗名充翰林學士珏風格端肅屬詞敏贍恩傾一時累

遷戶部侍郎承旨許立相者屢矣鄭注以藥術為侍講學士李訓自流人亾入內庭玨未嘗私焉訓注交譖貶江州刺史未幾訓為相造假甘露謀上左右與王涯等一十一人赤族伏誅人方伏玨守正之卓徵為戶部侍郎與楊嗣復同日命相上雖求理心切終優游不斷同秉政者陳夷行鄭覃請經術孤單者進用玨與嗣復論地胄詞采者居先每延英議政率相矛盾竟無成效但寄頰舌而已文宗晏駕以猶子陳王成美當璧為託建

桓立順事由兩軍叛王即位貶昭州刺史上即位累遷

河陽三城節度使吏部尚書至是崔鄲薨於淮南代之

撫理凡三載薨謚貞穆

上臨御天下得君人法每宰臣延英奏事喚上階後左

右前後無一人至纔處分坐宸威不可仰視奏事下三

四刻龍顏忽怡然謂宰臣曰可以閑話矣自是詢閭里

間事話宮中燕樂無所不至一刻已來宸威復整肅是

將還宮也必有戒勵之言每謂宰臣曰長憂卿負朕樣

法後度不得相見度量如此趙國公令狐綯每謂人曰十年持政柄每延英奏對雖嚴冬盛寒亦汗流浹背

李廓為武寧節度使不理右補闕鄭魯上疏曰臣恐新麥未登徐師必亂乞速命良將救此一方上未之省也麥熟而徐師亂上感魯言即擢為起居舍人

吏部侍郎孔溫業白執政求外任丞相白敏中曰我輩亦須自點檢孔吏部不肯居朝矣至理之世丞相畏人也如此

上微行至德觀女道士有盛服濃粧者赫怒亟歸宫立宣左街功德使宋叔康令盡逐去别選男道士二十人住持以清其觀

上將命令狐綯為相夜半幸含春亭召對盡蠟燭一炬方許歸學士院乃賜金蓮花燭一作炬送之院吏忽見驚報院中曰駕來俄而趙公至吏謂趙公曰金蓮花乃引駕燭學士用之莫折是否頃刻而聞傳說之命

侍御史馬緘與三院退朝入臺路遇集賢校理楊收不

為之却緘為朝長臺中故事三院退朝入臺人謂之朝長拉收僕臺皆之

集賢大學士馬植奏論玄宗開元中幸麗正殿賜酒大

學士張說學士副知院事徐堅以下十八人不知先舉

酒者說言學士以德行相先非具員吏遂十八爵齊舉

令馬緘管收僕者是管植僕隸一般乞黜之御史中丞

令狐綯又引故事論救之上兩釋之始著令三館學士

不避行臺

李丕以邊城從事上召至案前問系緒丕奏系屬皇枝

上曰師臣已有一李丕朕不欲九廟子孫與之同名良久以手畫案曰丕字出脚平字也卿宜改名平舞蹈而謝平後終於邠寧節度使

武宗好長生久視之術大中宮築望仙臺勢侵天漢上始即位道士趙歸真杖殺之罷望仙臺院大中八年復命緝之右補闕陳凝已下抗疏論其事立罷修造以其院為文思院上英睿妙理尤長於納諫從之如轉丸李琢除嶺南節度使間一日以命中使頒旌節給事中蕭

傲對上謟書上政聽樂不暇别名中使謂優人曰汝可就李遜宅却喚使來旄節及遜門而反劉潼自鄭州刺史除桂州觀察使右諫議大夫鄭畋綽疏言不可中使至鄭頒告已數日却命追制納諫從善皆此類也

馬植為相與左軍中尉馬元贄有亢宗之分上初即位元贄恩澤傾内臣曾賜寶帶内庫第一者元贄輒以遺植一日便殿對上覩植帶認是賜元贄者詰之植色變不敢隱翌日罷為天平軍節度使行次華州取植密吏

董侔下御史獄盡開植交通之狀再貶常州刺史

杜濛授左拾遺庭裕先父任左補闕以濛家行不正薄妻孥為衆所聞不可處諫臣之列丞相魏謩盛怒頃濛上事先君見魏於政事堂曰必要任濛乞先移他官丞相重違即改授濛太常博士

上追感元和舊事但聞是憲宗朝卿相子孫必加擢用杜勝任刑部員外閣內次對上詢其祖父勝以先父黃裳永貞之際首排奸邪請憲宗監國上德之面授給事

中

裴諗為學士一日加承旨上幸翰林諗寓直便中謝上

曰加官之喜不與妻子相面得否便放卿歸諗蹈謝上

以御盤果實賜之諗即以衫袖張而跪受上顧一宫嬪

領下諗父度元和中君臣魚水之分遂於諗恩禮亦異

馬

上雅尚文學聽政之暇常賦詩尤重科名大中十年鄭

顥知舉後宣宗索科名記顥表曰自武德已後便有進

士諸科出鶯谷而飛鳴聲華雖茂經鳳池而閱視史策不書所傳前代姓名皆是私家記録虔承聖旨敢不討論臣尋委當行祠部員外趙璘採訪諸家科目記撰成十三卷自武德元年至朝謹専上進方俟無疆勑宜付翰林自令放牓後並寫及第人姓名及所試詩賦題目進入内仍仰所司逐年編次

術士柴嶽明洞陰陽術數於公卿間聲名藉甚上一日召於便殿對上曰朕欲為諸子孫造萬年吉宅院卿宜

相其地嶽明奏曰人臣遷移不常有陽宅陰宅入陰宅入陽宅者禍福刑尅師有傳授令陛下居深宮有萬靈護衛陰陽二宅不言帝王家臣不敢奉詔上然之賜束帛

遣司封員外郎充史館修撰權審於衢路突尚書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判曰宰相之統庶僚僕射之臨郎吏豈有導騎已過按轡橫衝權審久在班行合諳典故便知素履且舉舊條送都省罰七直審以素履之言難順就

尋左遷宿州刺史自爾不獲立朝矣

貶前鄉貢進士楊仁贍為康州叅軍馳驛發遣仁贍女弟出嫁前進士于憓納函之朝有期周恤仁贍不易其日憲司糺論遂坐貶

東觀奏記卷中

裴庭裕

上每命相盡出睿旨人無知者一日制詔樞密院兵部侍郎判度支蕭鄴可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仰指揮學士院降麻處分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以鄴先判度支再奏聖旨未奏落下為復仍舊上意貴迎闕蕭也乃宸翰付學士院戶部侍郎判戶部事崔慎由可工部尚書平章事落下判戶部事宸斷如此

河東節度使劉瑑在内署日上深器異大中十一年上

手詔追之令乘遞赴闕初無知者瑑奏發太原人方信之既至拜戶部侍郎判度支十二月十七日次對上以御按歷日付瑑令於下旬擇一吉日瑑不諭旨上曰但擇一拜官日即得瑑跪奏二十五日甚佳上曰此日命卿為相秘無知者高湜自集賢校理為蔣係鳳翔從事湜即瑑舊寮也二十四日辭瑑於宣平里私第湜曰竊度旬日必副具瞻之望瑑笑曰來日具瞻何旬日也湜驚不敢發詰旦果麻立矣始以此事泄於湜既入相深

有昇平之望與愼由議政於上前愼由曰惟當甄别品流上酬萬一琢曰王夷甫當晉衰之末崇尚浮虚祖述流品終致中原板蕩晉室淪夷今當盛明之朝不能循名責實使百吏各稱其職而上酬陛下臣未知致理之日愼由不能對因此恩澤浸衰罷為東川節度

魏國公崔鉉秉政鄭魯楊紹復段瓌薛蒙一時俊造鉉所取信凡有補吏議事或與之參酌時人語曰炙手可熱楊鄭段薛欲得命通魯紹瓌蒙時魯為刑部侍郎鉉

欲引以為相聖旨授河南尹不測其事赴後上問曰鄭魯發後除旼卿還自由否鉉驚恐容以此事訪於左右云御扆上題此四句鉉益畏
上聽政之暇多賦詩多令翰林學士屬和一日賦詩賜禹直學士蕭寘令和寘手狀謝曰陛下此詩雖桂水日千里因之平生懷亦無以加也明日召學士韋澳問此兩句澳奏曰宋太子家令沈約詩寘以膚藻清新可方沈約爾上不悦曰將人臣比我得否恩遇漸薄執政乘

之出觀察使
崔罕為京兆尹內園巡官不避馬杖之五十四方死上赫怒令與遠郡宰臣諭救上曰罕為京兆尹抑强撫弱是其職任但不避馬便杖之可矣不合問知是內園巡官方決一錯也又人臣之刑止行二十過此是朕刑也五十四杖頗駭聞聽宰臣又諭救上曰與一廉察奮捉者宜抵罪根本輕致罕過制耳宰臣盆賀上無幽不察罕止貶湖南觀察使

故事京兆尹在私第但奇日入府偶日入遞院崔郢為京兆尹囚徒逸獄而走上始命造京兆尹廨宅京兆尹不得離府上以崔郢併敗官面召翰林學士韋澳授京兆尹便令赴上賜度支錢二萬貫令造府宅澳公正方嚴吏不敢欺委長安縣尉李信主其事造成廨宇極一時壯麗尚有羨緡却進

韋澳為京兆尹豪右斂手國舅鄭光莊不納租澳縶其主者期以五日不足必抵法太后為言之上延英問澳

澳具奏本末上曰今日納租足放否曰尚在限内來日即不得矣澳既出半廷上連名之曰國舅莊租今日納足放主者否澳曰必放上入告太后曰韋澳不可犯且與送錢納却頃刻而放

先是京兆府進士明經解送設殊次平等三級以甄别行實近年公道益衰止於夵競至解送之日威勢挠敗如市道馬至是澳牓曰朝廷将裨教化廣設科場當開元天寶之間始専重明經進士及貞元元和之際又益

以薦送相高當時務尚切磋不分黨甲絶僥倖請託之路有推賢讓能之風等列標名僅同科第既為盛事固可公行近日已來前規頓改互爭強弱多務奔馳定高卑於下第之初決可否於差官之日曾非考覈盡繫經營奥學雄文例捨於貞方寒素增年矯白晝取以黨比羣強中選者曾不足云而爭名者益熾其事澳叨司鐖向合貢英髦非無藻鑒之心懼有愛憎之謗且李膺以不察孝廉去任胡廣以輕舉茂才免官況其管窺實難

裁處况禮部格文本無等第府庭解送不合區分令年合送省進士明經等竝以納策試前後為定不在更分等第之限詞科之盛本以京兆府等第級建中二年崔元翰崔敖崔備三人府元府副府第三人于邵知貢舉放及第並依府列葢推崇藝實不能易也自文學道喪朋黨道興紛競既多澳不勝憤遂此釐革葢救一時之弊人多惜之

上至孝動遵元和故事以憲宗曾幸青龍寺命複道開

便門至青龍佛宫永日昇眺追感元和勝蹟悵望久之
上敦睦九族於諸侯王尤盡友愛即位後於十六宅起
雍和殿每月三兩幸與諸侯王擊鞠合樂錫賚有差進
士司馬樞為雍和殿賦詞雖不典亦志一時之事實
牛蘩任拾遺補闕五年頻上封事上盡記之後蘩自司
勳員外為睦州刺史入謝上命至軒砌問曰卿頃任諫
官頗能舉職今忽為遠郡得非宰臣以前事為徵否蘩
曰陛下新有德音未任刺史縣令不能任近侍官宰臣

以是奬擢非嫌忌上曰賜卿紫槩退謝畢前曰臣所衣緋衣是刺史借服不審陛下便賜紫為復別有進止連曰且賜緋且賜緋上慎重名器未嘗容易服色之賜一無所濫

李藩自司勲郎中遷駕部郎中知制誥衣緑如故鄭裔綽自給事中以論駁楊漢公忤旨出商州刺史始賜緋衣銀魚沈珣自禮部侍郎為浙東觀察使方賜金紫苗恪自司勲員外除洛陽令監䄦赴任裴處權自司封郎

中出河南少尹到任本府奏薦賜緋給事中崔罕駁還
上手詔褒奨曰有事不當卿能駁還職業既修朕何所
慮
上每孜孜求理焦勞不倦一日密召學士韋澳盡屏左
右謂澳曰朕每便殿與節度觀察使刺史語要知所委
州郡風俗物產卿宜密採訪撰次一文書進來雖家臣
室老不得漏洩澳奉宣旨即以十道四藩志更博採訪
撰成一策題曰處分語自寫面進雖子弟不得聞也後

數日薛弘宗除鄧州刺史澳有別業在南陽召弘宗餞之弘宗曰昨日謝聖上處分當州事驚人澳訪之即處分語中事君上親總萬𣊬自古未有

上校獵城西漸入渭水見父老一二十人於村佛祠設齋上問之父老曰臣醴泉縣百姓本縣令李君奭有異政考秩已滿百姓借留詣府乞未替兼此祈佛力上默然還宮後於御扆上大書君奭名中書兩擬醴泉令上皆抹去之踰歲以懷州刺史闕請用人御筆曰醴泉縣令

李君奭可懐州刺史莫測也君奭申謝宸㫖奬勵始聞其事

大理寺直王景初與刑部郎中唐技議讞不平景初坐貶潭州司户參軍制下景初撾登聞皷稱寃再貶昭州司户制曰不遵嚴譴輒冐登聞以懲不恭也

京兆府參軍盧甚升進士第入官甚孤貧有文學京兆君遣巡館驛左補闕崔瑄婚姻廻與甚長亭相遇爭廳甚以官雖卑乃公行畧不讓瑄瑄責其不遜遂相詆訶

甚來下御史臺按問吏云當服白衫甚曰非國恤不素服上聞之以甚言涉大不敬除籍為民投之嶺表行至洛源驛賜死瑄左遷河南府陽翟縣令

馬曙任代北水運使罷職以代北犀甲自隨故事人臣家不得蓄兵器曙既在朝乃瘞而藏之一日奴有犯罪者曙笞之即告於御史臺稱曙蓄兵器有異謀命吏發曙私第得甲不虛坐貶邵州刺史諫官上論以奴訴郎主在法不赦上命杖殺曙奴於青泥驛曙載貶嶺外人臣無不感悅

司農卿韋塵夜令術士爲厭勝之術御史臺劾奏貶永州司馬

優人祝漢貞詞辨敏給恩傾一時嗣朝王乾祐以金帛結之求刺史盡納賂矣而未敢言御史臺劾奏漢貞杖二十流天德軍乾祐竄嶺外

上推重詞學之臣於翰林學士恩禮特異宴遊密召無所間隔惟於遷轉皆守彝章皇甫珪自戶部員外名入內廷改司勳員外計吏員二十五箇月限轉司封郎中

知制誥孔温裕自禮部員外改司封員外入内廷二十五箇月改司勲郎中知制誥動循官制不以爵禄私近臣也

廣州節度使紇干衆以貪猥聞貶慶王府長史分司東都制曰鍾陵問俗澄清之化靡聞南海撫封貪黷之聲何甚而又交通詭遇溝壑無厭蹟固異於潛臺道殊乖於吳隱舍人韓琮之詞也書上一朝不進用矣工部尚書楊漢公前任荆南節度使以不廉聞公議盐喧左遷

秘書監制曰考三載之績爾最無聞致多士之嘲人言未息既起風波之論難安喉舌之司舍人沈詢詞也自至大中十三年漢公除同州刺史給事中鄭公與裔綽三駮還制書上自即位但聞言官論執左曹駮正無不立從其奏至是慼於左右三下漢公同州之命不允所論時屬寒食内宴百寮上因擊毬巡班慰勞至給事中班謂公與裔綽曰卿凡有駮議朕無不允從唯論漢公事涉朋黨裔綽前曰同州是太宗皇帝興王之地陛下

為子孫尤為慎擇牧守漢公在荊南日貪殘已經朝責陛下豈可以祖宗重地私於此人上色變而廻馬翌日裔綽貶商州刺史

武昌軍節度使苗（名與庭裕家諱同）責周子嚴不避馬擒至幕笞其背嚴母詣闕稱冤苗貶江州司馬制曰避馬雖乖於嚴敬鞭人合顧於簪纓舍人楊紹復之詞也苗自此為清議所薄

高品吳居中承恩澤甚厚訪術者欲固其事術者令書

上尊號於禨有告者上名至視之信然居中棄市
藍田尉直弘文館柳珪擢為右拾遺弘文館直學士給事中
蕭倣鄭裔綽駁還曰陛下高懸爵位本待賢良既命洗
浮恐非懲勸珪居家不稟於義方奉國豈盡於忠節刑
部尚書柳仲郢詣東上閤門進表稱子珪才器庸劣不
合塵玷諫垣若誣以不孝即冤屈為甚太子少師柳公
權又訟侵毀之枉上令免珪官且在家修省貞元元和
已來士林家禮法嚴整以韓皐柳公綽柳仲郢為稱首

一旦子孫不孝簪組歎惜

太尉衛國公李德裕上即位後坐貶崖州司戶參軍卒於貶所一日丞相令狐綯夢德裕曰某已謝明時幸相公哀之許歸葬故里綯具為其子滈言滈曰李衛公犯衆怒又崔魏二丞相崔鉉魏謩皆敵人也見持政必將上前異同未可言之也後數日上將坐延英綯又夢德裕曰某委骨海上思還故里與相公有舊幸憫而許之既寤召其子滈曰向來見李衛公精爽尚可畏吾不言必掇

禍明日入中書具爲同列言之既於上前論奏許其子蒙州立山縣尉名與今上御名同護喪歸葬

翰林學士駕部郎中知制誥庾道蔚勑曰以藝文擢居近密乎檢慎難處禁林宜守本官續連州刺史鄭朗爲御史大夫道蔚以事干之乞庇罪人者朗銜之朗既大用積前事盡聞於上故及此罪

監修國史門下侍郎兼禮部尚書平章事鄭朗奏當館修撰直史共四員准故事已通籍者爲修撰未升朝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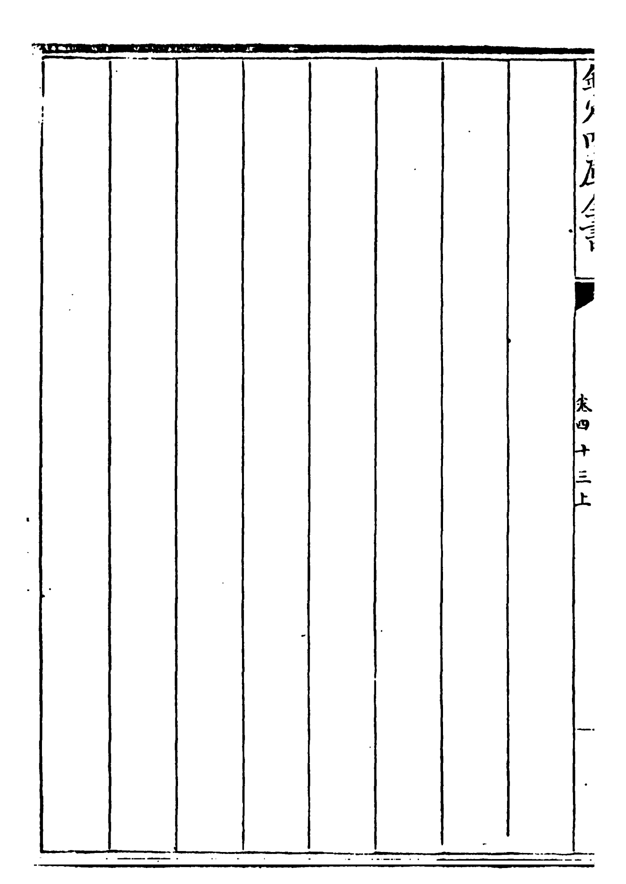
為直館以修史重事合選廷臣秩序或卑筆削不稱其直館伏請停廢更添置修撰兩員救旨宜依直館萬年縣尉張範涇陽縣尉李節勤守本官以戶部郎中孟穆駕部員外郎李渙並充史館修撰通籍為四員分修四季之事

以左拾遺鄭言為太常博士鄭朗自御史大夫命相朗先為浙西觀察使言實居幕中朗建議以諫官論時政得失動關宰輔鄭言必括囊形迹請移為博士至大中

十一年崔慎由自戶部侍郎秉政復以左拾遺杜蔚為太常博士蔚亦慎由舊僚也踵為故事至理之代動循至公後代方知難矣

以楚州刺史裴坦為知制誥坦罷任赴闕宰臣令狐綯擢用宰臣裴休以坦非才不稱是選建議拒之力不勝坦命既行政事堂謁謝丞相故事謝畢便與本院上事四輔送之施榻壓角而坐坦廵謁執政至休廳多輸感謝休曰此乃省台繆選非休力也力命肩舁使出不與

之坐兩門吏云自有中書未有此事也人多為坦蓋之
至坦主貢舉擢休之子乚上第時人云欲蓋而彰此之
謂也



東觀奏記卷下　裴庭裕

大中九年正月十九日制曰朝議郎守尚書刑部郎中柱國賜緋魚袋盧技將仕郎守尚書職方員外郎裴庭裕先父早以科名薦由臺閣聲猷素履亦有可嘉昨者吏部以爾秉心精專請委考覈而臨事或乖於公當物議遂至於沸騰豈可尚列彌綸是宜並分符竹吾緩凋瘵以補悔尤技可虔州刺史散官勲封如故裴可申州刺史散官如故舍人杜德公之詞也

吏部侍郎兼判尚書銓事裴諗左授國子祭酒吏部侍郎周敬復罰一月俸監察御史馮顓左授祕書省著作佐郎考院所送博學宏辭科趙秬等十人並宜覆落不在施行之限初裴諗兼上銓主試宏拔兩科其年爭名者衆應宏詞選前進士苗台符楊嚴薛訢李詢古敬翊已下一十五人就試諗寛豫仁厚有賦題不密之說前進士柳翰京兆尹柳憙之子也故事宏詞科只三人翰在選中不中者言翰於諗處先䕶賦託詞人温庭筠為

之翰既中選其聲聒不止事徹宸聽杜德公為中書舍人言於執政曰某兩為考官未試宏詞先鏁考官然後考文書若自先得賦題者必佳糊名考文書得佳者考官乃公當罪止銓為考官不合坐宏詞趙秬丞相令狐綯故人子也同列將以此事嫁患於令狐丞相丞相逐之盡覆去初日官奏文星暗科場當有事沈詢為禮部侍郎聞而憂焉至是三科盡覆日官之言方驗

上自党項叛擾推其由乃邊將貪暴利其羊馬多欺取

之始用右諫議大夫李福為夏州節度使刑部侍郎畢諴為邠寧節度使大理卿裴識為涇原節度使發日臨軒戒勵稟奉宸威絶侵奪之貪邊方怗息烽燧不復告警矣

浙東觀察使兼御史中丞訥為軍士噪逐坐貶朗州刺史馳驛赴任訥性褊狷遇軍士不以禮人皆怨之遂及於難監軍使王景宗責撫循無狀杖四十流恭陵自此戎臣失律監軍皆連坐

宰臣鄭朗自中書歸宣平私第内園使李敬寔衝路衝之朗列奏上仍敬寔面語敬寔奏供奉官例不避上曰衘天子之命横絶而過可矣安有私出不避輔相乎剥紫綬配南衙

太常卿封敖於私第上事御史臺彈奏左遷國子祭酒故事太常卿上日廷設九部樂盡一時之盛敖拜太常卿欲便於親閲遂就私第視事法司舉奏遂薄責焉

上勵精理天下一紀之内欲臻昇平自大中十二年後

藩鎮繼有叛亂宣州都將康全泰逐出觀察使鄭勲湖南都將石再順逐出觀察使韓琮廣州都將王令寰逐出節度使楊發江西都將毛鶴逐出觀察使鄭憲上赫怒命淮南節度使檢校左僕射平章事崔鉉兼領宣池歙三州觀察使以宋州刺史温璋為宣州刺史以右金吾將軍蔡襲為湖南觀察使以涇原節度使李承勲為廣州節度使以光禄卿守宙為江西觀察使只取隣道共送赴任兇渠如期授首皆不勞師斬定誅鋤盡副聖

旨
李景讓為吏部尚書抗疏言穆宗至敬宗文宗武宗四
廟當遷出以穆宗是上兄弟文宗已下是上猶子陛下
拜兄尚可拜姪可乎使陛下得新事七廟宜重升太宗
已下入廟以正三昭三穆之序事下百官集議不定而
止時人以上方銜穆宗深為景讓希旨多不直其事
劉皐為鹽州刺史甚有威名監軍使楊玄价誣奏皐謀
叛函首以進闔朝公卿面折廷諍上重違百辟之言始

坐玄价毋殺不辜之罪

上晩歲酷好仙道廣州監軍使吳德鄘離闕日病脚已蹣跚矣三載監廣師歸闕足疾却平上詰之遂具為上説羅浮山人軒轅集醫整上聞之甘心馬驛詔軒轅集赴京師既至館於南亭院外廷莫之面也諫官恐害政屢以為言上曰軒轅道人口不干世事卿勿以為憂留歲餘放歸授朝奉大夫廣州司馬集堅不受臨與上别上問理天下當得幾年集曰五十上聞之慰悅及遏密

之歳春秋五十

李景讓夏侯孜偘偘立朝俱勵風操景讓為御史大夫視事之日以侍御史孫玉汝監察御史盧蕳王覿不稱職請移他官孜為右丞相以職方郎中裴諴虞部郎中韓瞻俱聲績不立詠請取容諴改太子中允瞻改鳳州刺史

于延陵授建州刺史中謝上問之曰建去京師遠近延陵曰八千里上曰朕前後左右皆建人也郡極不惡卿

若為我廉潔奉公綏輯凋瘵長在我面前無異或撓法度使遠人無聊即朕三尺階前便是萬里卿知之否延陵悸懾失序上撫而遣之

越人仇甫聚衆為亂攻陷剡縣諸暨等縣浙左騷然上用王式為浙東觀察使以武寧軍健卒二千人送之式生擒仇甫以獻斬於東市

始選前進士于琮為壻連拜祕書省校書郎右拾遺賜緋左補闕賜紫尚永福公主事忽中寢丞相上審聖旨

上曰朕此女子近因與之會食對朕輙折七筯性情如此恐不可為士大夫妻許琮別尚廣德公主亦上次女也

上委信宰輔言發計從就中於元輔恩禮稍異白敏中赴邠寧行宮上幸興福樓送之自樓上投下朱書御劄一封與敏中言君臣倚注之分崔鉉赴鎮淮南幸通化樓送之幷賜詩四韻以寵行邁鉉刻其詩於宣化驛

僧從晦住安國寺道行高潔兼工詩以文章應制上每

擇劇韻令賦亦多稱旨晦積年供奉望紫方袍之賜以耀法門上兩名至殿上謂之曰朕不惜一副紫袈裟與師但師頭耳稍薄恐不勝耳竟不之賜晦悒悒而終

憲宗鼎成之夜左軍中尉吐突承漼者彼時實死其事上即位追感承漼死於忠義連擢其子士與今上御名同不久漸至顯貴為右軍中尉開府儀同三司恩禮始終無替焉

畢諴本估客之子連升甲乙科杜琮為淮南節度使置幕中始落鹽籍文學優贍遇事無滯在翰林上恩顧特

異許用為相深為丞相令狐綯所忌自邠寧連移鳳翔昭義北門三鎮皆綯緩其入相之謀也諴思有以結綯在北門求得絕色非人世所易有盛飾朱翠專使獻綯綯一見之心動謂其子曰尤物必害人畢太厚於吾無分令以是餌吾將以族吾家也一見返之專人不敢將廻驛候諴意諴又瀝血輸啓事於綯綯終不納乃命郡吏貨之東頭醫官李玄伯上所狎昵者以錢七十萬致於家乃舍之正堂玄伯夫妻執賤役以事焉踰月盡得

其歡心矣乃進於上上一見惑之寵冠六宮玄伯燒伏火丹砂進之以市恩澤致上瘡疾皆玄伯之罪也懿宗即位玄伯與山人王岳道士虞紫芝俱棄市

大中十二年始用左諫議大夫鄭漳兵馬郎中李鄴為鄆王已下侍讀時鄆王居十六宅夔昭以下五王居大明宮内院數日追制改充夔王以下侍讀五日一入乾符門講讀鄆王即位後其事遂停

武寧軍節度使康季榮不卹軍士部下噪而逐之投於

嶺外上以右金吾大將軍田牟曾任徐州有政聲特開延英殿召對再命往建鎭一方於是安帖

韋澳在翰林極承恩遇自京兆尹出為河陽三城節度使當軸者擠之也大中十三年魏博節度使何弘敬就加中書令上命宣徽南院使王居方往魏博賜麻制假道河陽上以薄紙手詔澳曰密飭裝秋當與卿相見戒居方曰過河陽以此賜澳無令人知居方既至密以宸翰授澳上七月寢疾八月晏駕遂中寢命監察御史楊

戴往浙西道勘覆軍額大中十二年宣州叛將康全泰噪逐觀察使鄭薫朝廷用宋州刺史温璋問罪時蕭寘為浙西觀察使地與宣州接連遂擢用武臣李琢代寘特建鎮海軍節鎮撫之以張犄角之勢兵罷後謗者言琢虛署官健名廣佔衣糧没入私家上遂命戴往按覆軍籍無一卒虛額者戴還條奏謗者之言始不勝

度支奏狀言漬汚疋段誤書清汚上一覽異之樞密使承旨孫隱中謂上未省添成漬字及中書復入上赫怒

勘添改奏者罰責有差

大中十一年正月一日上御含元殿受朝太子太師盧鈞年八十矣自樂懸之南步而及殿墀稱賀上前聲容朗緩舉朝服之至十二年元日含元受賀太子少師柳公權年亦八十矣復為百官首含元殿廷敻遠自樂懸南步至殿下力已綿憊稱賀之後上尊號聖敬文思和武光孝皇帝公權誤曰光武和孝御史彈出之罰一季俸料七十致仕舊典也公權不能克遵典禮老而受辱

人多惜之

太常卿高銖決罰禮院禮生博士李慤引故事見執政以禮院雖係太常寺從來博士自專事無關白者所以太常三卿初涖事博士無參集之禮令銖重罰禮生有違典故丞相以銖夙德唯唯而已銖曰吾老不能退一旦為後生所辱遂乞罷

敕鄉貢進士温庭筠早隨計吏夙著雄名徒負不羈之才罕有適時之用放驁人於湘浦移賈誼於長沙尚有

前席之期未爽抽毫之思可隨州隋縣尉舍人裴坦之
詞也庭筠字飛卿彦博之裔孫也詞賦詩篇冠絶一時
與李商隱齊名時號温李連舉進士竟不中第至是謫
為九品吏進士紀唐夫嘆庭筠之冤贈之詩曰鳳凰詔
下雖承命鸚鵡才高却累身人多諷誦上明主也而庭
筠反以才廢制中自引騷人長沙之事君子譏之前一
年商隱以鹽鐵推官死商隱字義山文學宏博牋表尤
著於人間自開成二年昇進士第至上十二年竟不升

於王廷而庭鈞亦恓恓不涉第豈以文學為極致已靳於此遂於禄位有所愛耶不可得而問矣

山南西道觀察使奏渠州犀牛見差官押赴闕廷既至

上於便殿閲之仍命華門外宣示百僚上慮傷物性命終使抑還本道復放於渠州之野

上命左軍中尉王宗貫治道將幸華清宮兩省供奉官拜疏極諫上謂宰臣曰華清宮是祖宗舊宮又朝元閣

聖祖現真容地朕一紀在位未嘗瞻拜深覺缺儀令排

比皆是軍司不勞州縣鄉宜勉諭諫官勿更論列宰臣奉旨而退召兩省官宣諭俄而諫表再入上謂宰臣曰諫官疏極懇切且言自穆宗巡幸之後列聖未嘗出宫居安慮危乞留聖慮朕聞此語決不為遊華清之行矣鄉宜召兩省官説我此意

十二年七月十四日三更三點退朝惟宰臣夏侯孜獨到衙以御史大夫李景讓為檢校吏部尚書充劍南西川節度使時中元休假通事舍人無在館者麻案既出

孜受麻畢乃名當直中書舍人馮圖宣之捧麻皆兩省胥吏自此始令通事舍人林澥亦在館俟命

上自不豫宰輔侍臣無對見者療甚令中使往東都太僕卿裴詡宣索藥中使往返五日復命名醫療方士院生對於寢殿院言可療既出不復名矣

上大漸顧命内樞密使王歸長馬公儒宣徽上院使王居方以夔王當璧為託三内臣皆上素所恩信者泣而受命時右軍中尉王茂玄心亦感上左軍中尉王宗實

素不同歸長公儒居方患之乃矯詔出宗實為淮南監軍使宣化門受命將由右銀臺出馬左軍副使邢元實謂宗實曰聖人不豫踰月中尉止隔門起居今日除改未可辨也請一面聖人而出宗實始悟却入即諸門已捱故事添人守捉矣邢元實翼導宗實直至寢殿上已晏駕東頭環泣宗實叱居方下責以矯宣皆捧足乞命遣宣徽北院使齊元簡迎鄆王於藩邸即位是為懿宗歸長公儒居方皆誅死籍沒其家

晁美人薨上震悼久之美人在上藩邸時承恩遇實生鄆王萬壽公主馬甍後詔翰林學士蕭寘為志文皆刻其事及夔昭已下五王居内院而鄆王獨還藩邸大中末副位之後人間竊有擬議者寘以此事言於公卿方辨立長之順鄆王嗣位後美人追崇為皇太后太常杜宣猷獻謚曰元昭配享宣宗廟室

國老談苑卷上　王銍

太祖嘗語趙普曰唐室禍源在諸侯難制何術以革之普對曰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替則無虞因從之

開寳中御廐新調御馬成進太祖御宣政殿親閲時太宗尹天府亟名之既至俾自殿陛乘之太宗固辭以人臣之禮不可上勉之不從甚懇已而目送之且語左右曰令公真他日太平天子也

太祖以范質寢疾數幸其家其後慮煩在朝大臣止令

內夫人問訊質家迎奉器皿不具內夫人奏知太祖即令翰林司送果子牀酒器凡十副以賜之復幸其第因謂質曰卿為宰相何自苦如此質奏曰臣向在中書門無私謁所與飲酌皆貧賤時親戚安用器皿因循不置非力不及也猥蒙厚賜有涉近名望陛下察之尋甞開寶中因相位乏人太祖累言如范質真宰相也嗟悼久之

太祖嘗曲宴翰林學士王著御宴既罷著乘醉喧譁太

祖以前朝學士優容之令扶以出著不肯退即移近屏風掩袂慟哭左右拽之而去明日或奏曰王著逼宮門大慟思念世宗太祖曰此酒徒也在世宗幕府吾所素諳况一書生雖哭世宗能何為也

太祖曰周世宗征淮南太祖總軍政然分部之制稟于世宗時宣祖不豫是役當淮將皇甫暉之敵也宣祖悍之容請移軍上告以世宗之命遂止上翌日銜戚奪志以圖報効捷身死戰血濡袖既而擒暉淮南平上功居

第一王業肇于是矣向若茍私循軍移世宗有命則得禍無類又安能建不拔之基以延祀于萬世者乎

太祖提周師甚寡當李景十五萬衆陣于清流山下士卒恐懼太祖令曰明日午當破敵人心遂安翌日正午太祖果臨陣親斬偽驍將皇甫暉以覆其衆是時環滁僧寺皆鳴鐘而應之既平鳴鐘因為定制趙時進滁州午鐘記

太祖嘗暑月納涼于後苑召翰林學士竇儀草詔處分

邊事儀至苑門見太祖岸幘跣足而坐儀即退立閤門使督趣儀曰官家方取便未敢進閤門使怒而奏之太祖自視微笑遽索御衣而後召入未及宣詔意儀奏曰陛下新即大位四方瞻望宜以禮示天下臣即不才不足動聖顧臣恐賢傑之徒聞而解體太祖斂容謝之自後對近臣未嘗不冠帶也

太祖將親征潞賊李筠詔留後呂餘慶趙普于京師普因私謁太宗于朱邸且曰普託迹諸侯十五年今遇雲

龍變家為國賊勢方盛萬乘蒙塵是臣子効命之日幸
望啓奏此誠願軍前自効太宗即以聞上太祖笑曰趙
普豈勝甲冑乎因謂太宗曰是行也朕勝則不言萬一
不利則使趙普分兵守河陽别作一家計度及凱旋第
賞宰臣擬官太祖曰普有從朕伐叛之勲宜當加等于
是授侍郎樞密使
太祖一日袒裼幸翰林院時學士盧多遜獨直上行與
語引入寢殿因指所御青縑帳紫綾褥謂多遜曰爾在

外意朕豈侈耶朕用此猶常愧之
太宗嘗冬月命徹獸炭左右或啓曰今日苦寒上曰天
下民困是寒者衆矣朕何獨温愉哉
太宗嘗幸龍圖閣閲書指西北架一漆函上親自署鑰
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田錫章疏也已而愴然久之
太宗一日寫書筆滯思欲滌硯中宿墨顧左右咸不在
因自俯銅池滌之既畢左右方至上徐顧曰爾輩何處
來

太宗志遵儉謹每居内服澣濯之衣或有穿者則命紉補以進

太宗退朝常以經籍自娱所閲之策以帊裹小黄門持之廵行殿籞畢以為從藥糊之須率皆副焉又以柏為界尺長數寸謂之隔筆簡每御製或飛宸翰則用以鎮所臨之紙

真宗初即位暇日召翰林學士王禹偁與之論文禹偁奏曰夫進賢黜不肖闢諫諍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方

延利萬世此王者之文也至於雕纖之言豈足軫慮思較輕重于瑣瑣之儒哉願棄末務大以成宗社之計上顧曰卿愛朕之深矣

真宗在朱邸時諸王競營假山究王山成合宴以賞真宗預馬酒方洽王指謂侍讀姚坦曰是山崇麗乎坦曰聚血爾何山之謂也昔年夏侯嶠為宛丘令田賦充而還督刑之血日沃于庭此山之工實倍彼賦非聚血而何上不懌而輟宴還第乃去山為壁寫儒行篇他日對

而命宴坦叩頭謝曰非英賢何能及此太宗聞之意有屬焉

真宗在東宮一日太宗曏令學草書乃再拜曰臣聞王者事業功侔日月一照使隱微盡曉草書之蹟誠為祕妙然達者蓋寡儻臨事或誤則罪有歸焉豈一照之心哉謹願罷之太宗大喜顧謂之曰他日之英王也

仁宗在儲宮真宗慎擇官僚皆難其人魯宗道時作正言慷慨敢諫忽一日便坐召對真宗曰太子天下之本

當得正人輔之今以付卿其悉心以導吾子宗道退讓
教奬遣之翌日除右諭德
仁宗既即位每朝退多弄翰墨一日學書適過江陵王
欽若奏章上達因飛白大書王欽若三字既罷左右取
之呈于太后是時欽若有再命相之議太后遂令中使
合其字緘為湯藥馳驛以賜欽若即口宣召之欽若至
闕下故寂無知者
周世宗在漢為諸衛將軍嘗遊畿甸謁縣令令是時方

聚邑容蒱博弗得見世宗頗銜之及即位令因部夫犯贓數百疋宰相范質以具獄上奏世宗曰親民之官贓狀狼籍法當處死質奏曰受所監臨財物有罪止贓雖多法不至死世宗怒厲聲曰法者自古帝王之所制本以防姦朕立法殺二贓吏非酷刑也質曰陛下殺之即可若付有司臣不敢署敕遂貸其命因令今後犯者並以枉法論質乃奏詔令刑統中强率斂入已並同枉法者是也質之守正不回大率如是

范質在中書急于銓品人物凡清資華級未嘗虛授于人延士大夫講貫世務以觀器識顯德中殿中侍御史柴自牧右補闕裴英同謁質于中書質語及民間利病因謂自牧曰嘗歷州縣乎自牧對以數任職事次問英英唐相贄之後以門地自負乃曰徒勞之役惟英偶免質怒責英曰質雖不才備位宰相坐政事堂與諫官御史論生民疾苦非戲言也浮薄之徒安可居諫署英懲懼而退明日質具奏其事英遂授散秩

趙普在中書每奏牘事有違戾太祖意者因請之于上或拂之于地普緩拾之振塵以獻有及再三者理遂而已

曹彬初尅成都有獲婦女者彬悉閉于一第竅度食且戒左右曰是將進御當密待之洎事寧咸訪其親以還之無親者備禮以嫁之彬平蜀田輜重甚多或言悉奇貨也太祖令伺之皆古圖書無銖金寸錦之附

范質性儉約不受四方遺賂自五代以來宰相取給于

方鎮由質絶之為相朝居第止十一間門屋庳隘周太祖嘗令世宗詣質時為親王軒馬高大門不能容世宗即下馬步入及嗣位從容語質曰卿所居舊宅耶門樓一何小哉因為治第

周世宗嘗欲以竇儀陶穀並命為宰相以問范質質曰穀有才無行儀執而不通遂寢其事太祖又欲令參知政事趙普憚其剛嚴奏以薛居正代之終不入中書亦其命也

霤德讓判大理寺一日有疑獄非次請對時太祖放鷙禽于後苑見德讓奏曰陛下以放禽為急刑獄為常臣竊未喻上怒舉持玉鉞撞之二齒墜地德讓拾而結于帶中上謂曰汝待訴我耶德讓曰臣安敢訴陛下自有史官書之上從而悔厚賜以遣之

竇儀自周朝以來負文章識度有望于時搢紳許以廊廟之器儀因以公台自許急于大用乃設方畧以經營之為端明殿學士判河南府時括責民田增其賦調欲

期恩寵以致相位當時洛人苦之又嘗奉詔决筠州獄希世宗旨鍛鍊成罪枉陷數人士君子以此少之

權某為翰林待詔有良馬日馳數百里陶穀欲取之累言于權權曰學士要誠合拜獻某年老有足疾非此馬馴良不能出入更俟一二年解職必以為贄穀心銜之後因草密詔名權于閣中書之穀曰吾嘗愛權卿破體王書寫了進本來權即與書之穀突入閣中取其本乃謂權曰帝王密詔內有國家機事未經進御輒寫一本

欲將何用洩漏密旨罪當不赦即呼吏作奏牘發其事權不能自明但惶恐哀訴而已穀曰亟將馬來釋爾遂并馬券取之

又嘗奉使兩浙獻詩二十韻于錢俶其末云此生頭已白無路掃王門陶穀官是丞郎職為學士奉命小邦獻詩已是失體復有掃門之句何辱命之甚也

又浙帥開宴置金鍾以為罰爵穀後因卧病浙帥使人問其所欲穀以金鍾為請浙帥以十副贈之乃以詩謝

云乞與金鍾病眼明其苟得無耻乃如此及復命將出其境即賦詩于郵亭云井蛙休恃重溟險澤馬曾嘶九曲濵請令人傳誦冀掩前詩之失㲄之狡詐多此類也

劉温叟方正守道以名教為巳任幼孤事母以孝聞其母甚賢初為翰林學士私庭拜母即命二婢箱擎公服金帶置于階下謂温叟曰此汝父長興中入翰林時所賜也自先君子棄背以來常懼家門替墜令汝能自致青雲繼父之職可服之無愧矣因歔欷掩泣温叟伏地

號慟退就别寢素衣蔬食追慕數日然後服之士大夫以為得體温叟累居顯要清貧尤甚未嘗受人饋知貢舉時有經學門生居畿内者獻粟草一車温叟却之其人曰此物出于躬耕願以致勤温叟不得已而受之即命家人置衣一襲以為答計其直即倍于粟草矣自是無敢獻遺者為御史中丞時嘗道由乾元門左右奔告聖駕方御樓温叟如常而行樓側下馬入奏曰此門樓故事非賜大酺不御今陛下無故而登恐軍廐或聞則

有恩給之望臣所以不却導從者不欲礬彼耳目也非禮勿動臣職當風憲敢不言之上遽還給内帑三千緡付縣官以自罰

趙普自樞密副使授集賢殿大學士是時范質等皆罷相中書絶曹普授官勑無人署字太祖在資福殿普因入奏其事太祖曰卿但進來朕為卿署字可乎普曰此有所行非帝王所親之事太祖俄曰卿問陶穀竇儀必有所説普乃召問之儀曰唐文宗時甘露事後中書無宰

相然當時冊命輔相即不知何人令皇弟京尹官是中書令此正宰相任也署勑宜矣普入奏遂命太宗署勑焉

田錫為諫議大夫疾亟進遺表真宗宣御醫賫上藥馳往已無及矣俄名宰相對袖其表而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閲是表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如錫生死以國家為慮而儆戒于朕興歎久之命優其贈典

寇準再入中書魏野貽詩曰好去上天辭富貴却來平

地作神仙未幾南遷常誦此詩句

崔遵度爲太子諭德性方正清素尤精于琴嘗著琴箋以天地自然有十二聲徽非因數也范仲淹嘗問琴理于遵度對曰清麗而靜和潤而逺琴音是也

李遵勗楊億劉筠常聚高僧論宗性遵勗命畫工各繪其像成圖目曰禪會

陳省華以大卿居家其子堯叟參樞密堯咨掌制誥每朝退端服夾侍偶賓至則導茗酪焉

張詠為兵部尚書臨終上疏言丁謂姦邪用之亂國願殺之以謝天下

查道性淳古早寓常州琅山寺躬事薪水以給衆常衣巨衲不復洗濯以育蚤虱晚年待制龍圖閣朝列伏其重德咸謂之查長老

國老談苑卷下　王銍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內帑災縑帛幾罄三司使林特請和市于河外草三上旦悉抑之頃而特率屬僚詣于宰府旦徐曰瑣微之帛固應自至奈何彰國弱于四方居數日外貢併集受帛四百萬蓋旦先以密符督之也

王嗣宗爲御史中丞真宗一日幸相國寺回自北門嗣宗上言曰天子行黃道豈可由後門臣任當風憲詎敢廢職上悅其直給內帑三千緡以自罰北門由是不常

開焉

曹璨彬之子也為節度使其母一日閲宅庫見積錢數千緡召璨指而示曰先侍中履歴中外未嘗有此積聚可知汝不及父遠矣

寇準出入宰相三十年不營私第處士魏野贈詩曰有官居鼎鼐無地起樓臺洎準南遷時北使至内宴宰執預焉使者歴視諸相語譯導者曰孰是無地起樓臺相公坐無答者

王旦在中書二十年常日罷歸徑趍書閤閽扉以自息雖家人之䝉密者不復接馬常以蝗旱憂愧辭位絶而疾發不食真宗命内饔為肉糜宸翰緘器以賜日常三四旦疾亟聚家人謂曰吾無狀久坐台司令且死矣當祝髮緇衣以塞吾平昔之志未幾而絶家人輩皆欲從其言惟㨗蘇耆力排而止之

張知白為參知政事嘗言參政之名實貳彼相禮當隆之每乘馬直入政事堂下

寇準鎮大名府北使路由之謂準曰相公望重何以不在中書準曰主上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李允則守雄州匈奴不敢南牧朝廷無北顧之憂一日出官庫錢千緡復斂民間錢起浮圖即時飛謗至京師至于監司亦屢有奏削真宗悉封付允則然攻者尚喧沸真宗遣中人密諭之允則謂使者曰某非留心釋氏實為邊地起望樓耳葢是時北鄙方議寢兵罷斥堠允則不欲顯為其備然後謗毀不入畢其所為

陶穀以翰林學士奉使吳越忠懿王宴之因食蝤蛑詢其名類忠懿命自蝤蛑至蟚蚏凡羅列十餘種以進穀視之笑謂忠懿曰此謂一代不如一代也

田錫知制誥太宗命三班奉職出使田上殿因訪民間利病錫上言曰陛下苟令三班奉職上殿言事未審設呂蒙正已下何用乃罷之

趙世長以宗正卿北使時九月既宴薦瓜主客舉謂世長曰此方氣候誠早彼想未也世長對曰本朝來歲季

夏此味方盛故知其節物晚也

滕涉以戶部副使聘北朝既至宴主客謂涉曰南朝食肉何故不去皮涉曰本朝出產絲蠶故肉不去皮耳

楊億在翰林丁謂初參政事億往賀馬語同列曰骰子選爾何多尚哉未幾辭職逃歸陽翟別墅

陳彭年在翰林所兼十餘職皆文翰清秘之目時人謂其署銜為一條冰

馮拯姬媵頗衆在中書密令堂吏市珠絡自持為遺或

未允所售出入懷之有及三四夕

魯宗道為正言言事違忤真宗稍忌之宗道一日自訟于上前曰臣在諫列言事乃臣之職陛下以數而忌之豈非有納諫之虛名俾臣負素飡之辱矣臣竊愧之謹願罷去上喜其忠慤勉而遣之他日追念其言御筆題殿壁曰魯直

蘇易簡在翰林太宗一日召對賜酒甚歡上謂易簡曰君臣千載遇易簡應聲答曰忠孝一生心上悅以所御

金器盡席悉賜之

种放隱終南山至老不娶養母非力耕之粒不饋四方從學者幾百人由此被名

寇準有飲量每飲賓席常闔扉輟驂以留之未嘗點油雖溷軒馬廄必用蠟炬

陳恕長于心計為鹽鐵使獵宿弊大興利益太宗深器之常御筆題殿柱曰真鹽鐵陳恕

李宗諤為翰林學士家雖百口雍睦有制真宗嘗語侍

臣曰臣僚家法當如宗諤

李遵勗為駙馬都尉折節待士宗楊億為文于第中築室塑像晨夕申函丈之禮刻石為記未幾億卒

寇準年三十餘太宗欲大用尚難其少準知之遽服地黄兼餌蘆菔以反之未幾髭髮皓白

查道以謹儉率已為龍圖閣待制每食必盡一器度不勝則不復下筯雖蔬茹亦然嘗謂諸親曰福當如是惜之

祥符中議營昭應宫計其工十五年而成丁謂總領其事以夜繼晝每繪一料給燭二條踰七年而就

杜鎬廣博為龍圖閣學士真宗一日問樻食原于何代鎬對曰漢景帝為太子文帝鍾愛既居東朝文帝念之曰太子之食必料差殊乃命太官每具兩檐樻以一賜之此其始也

魯宗道為參政以忠鯁自任嘗與宰執議事時有不合者宗道堅執不回或議少有異則還諍不已然多從宗

道所論時人謂曰魚頭公葢以骨鯁目之也

天聖初朝廷清明賞罰必信時王欽若王曾張知白魯宗道皆以忠義許國故風采聳動雖姚宋佐唐蕭曹輔漢無以方此數君子者

戚綸待制龍圖閣天書初降羣臣表賀詞皆溢美綸獨言曰曠古未有此事不可恃之為祥當戒慎修省以答天意真宗覽而嘉之

張詠鎮杭州有訴者曰某家素多藏某二歲而父母死

有甲氏贅于某家父將死手劵以與之曰吾家之財七分當主于甲三分吾子得之某既成立甲氏執遺劵以析之數理于官咸是其遺言而見抑詠嗟賞之謂曰爾父大能微彼劵則為爾患在乳臭中矣遽命反其劵而歸其資

魯宗道以孫直遇主公家之事知無不為每中書罷歸私宅别居一小齋繪山水題曰退思巖獨游其間雖家人罕接焉

查道罷館陶尉與程宿寓于逆旅中夕有盜取其衣既覺呼宿曰衣有副乎翌日當奉假盜聞之棄擭而去

寇準謫營道惟衣裘繫為相時所得金笏頭帶當權希時者諷其逾禮準拒之曰君父所賜服之不忘未見禮之失也諷者慙恧而退

丁謂在朱崖家于洛陽為書叙致真宗恩遇厚自刻責且勵家人不可興怨遂寄洛守託達于家洛守不敢私開遽奏之上覽而感動遂有雷州之命

王旦在中書東封西祀悉嘗摠領祥符中處士魏野令山童持詩以獻曰聖朝宰相頻頻出君在中書十四秋西祀東封俱禮畢好來相伴赤松遊旦袖其詩累于上前求退不遂

查道初應舉自荆州湖遊索獲資十餘萬至襄陽逆旅見女子端麗秀出非塵中之偶因詰其所來乃故人之女也遂以行囊求良謹者嫁之是歲由此罷舉又嘗于旅邸牀下獲金釵一束且百隻意所遺者必復來求之

向晚果二人至見道但嗟惋而已道詰之具言其所遺如道所獲遂盡以付之其人驚喜請留三之一以為謝道固拒之而去

丁謂既竄朱崖路由湘潭佛寺飯僧為文以自叙其畧曰補仲山之衮雖盡巧心和傅説之羮難調衆口既至貶所教民陶瓦先為公宇次營所居之第為小樓日遊其上閲書焚香怡然以自得後將有衡陽之命諫官劉隨上言曰彼擅移于陵域將不利于嗣君合取頭顱置

之郊廟遂中止

王旦在中書祥符末大旱一日自中書還第路由潘氏旗亭有狂生號王行者在其上指旦大呼曰百姓困旱焦勞極矣相公端受重禄心得安邪遂以所持經擲旦正中于首左右擒之將送京尹旦遽曰言中吾過彼何罪哉乃命釋之

寇準初為客學方年少得意偶撰江南曲云江南春盡離腸斷蘋滿汀洲人未歸又云日暮江南一望時愁情

不斷如春水意皆悽惋末年果南遷

种放以諫議大夫還山真宗命宴餞于龍圖閣羣臣賦詩以贈行杜鎬學士獨跪上前誦北山移文音句鏘越一坐盡傾上尤善之

徐鉉為散騎常侍太宗謂曰官家之稱其義安在鉉曰三皇官天下五帝家天下蓋皇帝之謂也淳化中上苑象斃取膽不獲太宗命使宣問鉉鉉對曰請於前左足求之果得以進詔復詢之鉉曰象膽隨四時在足今方二月臣故

知耳初自南唐入京市宅以歲餘見宅主貧困之甚因名而謂曰得非售宅虧直而致是耶予近撰碑獲潤筆二百千可償爾矣宅主固辭不獲亟命左右輦以付之後黜郊州年七十手不釋卷常親寫許慎說文一部謹細無誤一日櫛罷命紙大書曰道者天地毋投筆而絕賀蘭歸真有奇志異術隱居嵩山景德中真宗朝陵因訪異人左右以歸真聞乃名對問曰知卿有點化之術可以言之歸真奏曰臣請言帝王點化之術願以堯舜

之道熙化天下可致太平惟陛下用之
盧多遜既卒許歸葬其子察護喪權厝襄陽佛寺將易
以巨櫬乃啓其屍不壞儼然如生遂逐時易衣至祥符
中猶然
王欽若毋賓古同倅三司一日賓古曰天下宿逃之財
自五代迄今理督未已亡族破家病民大矣俟啓而蠲
之欽若即命吏理其數翌日上奏真宗大驚曰先帝豈
不知耶欽若曰先帝非不審其奬蓋與陛下收天下心

真宗霑泣久之遽詔有司俾畫釋焉欽若自此寖眷益厚

張詠鎮永興有父老訴牛舌為人所割詠詰之爾于鄰伍誰氏最隙訴者曰有甲氏嘗貸粟于某家不遂搆怨至深詠遽遣去戒云至家徑解其牛貨之父老如教翌日有百姓訴殺牛者詠謂之曰爾割某氏牛舌以償貸粟之怨而反致訟耶其人遂伏罪而謂神明焉

寇準掾雷康丁謂謫朱崖將假路于雷康準思向之竄逐

誠寃于謂令謂窮來而吾僕有剛者必將致仇當為防之于是聚令博奕亦閲之詰旦開夜三更謂往矣乃令散

李宗諤以京秩帶館職不預賞花釣魚故賦詩云戴了宮花賦了詩不容重見赭黄衣無聊獨出金門去恰似當年不第歸太宗覽之大喜特詔御宴即日改官

祥符中天書降羣臣稱賀魯宗道上疏畧曰天道福善禍滛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佑以亟報治乎于

上則岀異以警戒又何書哉臣恐姦臣肆其誕妄妖惑
上聽真宗雖不開納然甚奇之
丁謂為侍中嘗賦詩云千金家累非良寶一品高官是
强名未幾而籍沒資産削免官爵果符言志也其中書
時總領山陵事李維在翰林將授其親職為挽郎懇請
于謂曰更在陶鑄謂應聲曰陶鑄復陶鑄齋郎又挽郎
維對曰自然堪淚下何必更殘陽未幾而謂敗至朱崖
撰詩賦文論數十篇號知命集其詩有草解忘憂憂底

事花能含笑笑何人之句

說郛卷四十三上